

二程粹言

二程粹言卷之上

將樂楊 時中立編輯

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

論道篇

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況夫清淨而棄人倫者乎。

子曰。立言所以明道也。言之而知德者厭之。不知德者惑之何也。由涉道不深。素無涵蓄爾。

子曰。傳道爲難。續之亦不易。有一字之差。則失其本旨矣。

或謂惟太虛爲虛。子曰。無非理也。惟理爲實。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小小大。太虛何小小大之可言。

子曰。有者不可謂之無。猶人知識聞見。歷數十年之後。一旦念之。昭昭然於心。謂之無者非也。謂之有者。果安在哉。

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子曰。誠者。實理也。專意何足以盡之。呂大臨曰。信哉。實有是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

或問介甫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子曰。言乎一事。必分爲二。介甫之學也。道一也。未有盡人

而不盡天者也。以天人爲二，非道也。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亦猶是也。或曰：乾，天道也；坤，地道也。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其道則無二也。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爲儒。

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命在人則謂之性，其用無窮則謂之神，一而已矣。

子曰：陰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陽則小人也，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

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子曰：誠無不動者，修身則身正，治事則事理，臨人則人化，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

或問：子所定昏禮，有壻往謝之儀，何謂也？子曰：是時也，以今視古，氣之滄漓不同矣。今人之壽夭貌象，與古亦異，而冕服俎豆，未必可稱也。聖人之主化，猶禹之治水耳，宜順之而不逆，宜遵之而不違，隨時之義，亦因此此焉。

子曰：天下之害，皆以遠本而末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王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人欲以復天理，聖人之教也。或曰：然則未可盡去乎？曰：本末一道也。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禮；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遜有節，非威儀

則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質。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末勝而本喪。則寧遠浮華而質樸之爲貴爾。

子曰。純於敬則己與理一。無可克者。無可復者。

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佛者之學。若有止則有用。

子曰。觀生理可以知道。

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指公爲仁也。

子曰。聖人以生死爲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或曰。本以利心得之耶。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子曰。本以利心得之。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莊生所謂無常化者。亦若是爾。

韓侍郎曰。道無真假。子曰。既無真則是假爾。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

子謂門人曰。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苟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己與之俱化矣。曰。然則何以能不疑。曰。曷不

以其迹考之。其迹如是。其心何如哉。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心迹猶形影。無可判之理。王仲淹之言非也。助佛氏之說者。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吾不信也。

子曰。義利云者。公與私之異也。較計之心一萌。斯爲利矣。

子曰。便儂俊厲之人。去道遠而

子曰。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愛者仁之用。子厚曰。誠一物也。

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子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

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或謂佛氏所謂定。豈聖人所謂止乎。子曰。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止則物自付物。各得其所。而我無與也。

子曰。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

不成。遇之道大矣哉。

子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疑焉。佛者厭苦根塵。是則

自利而已。

子曰。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與。子曰。行仁自孝弟始。孝弟。仁之事也。仁。性也。孝弟。用也。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

直曰仁之本則不可。

或問仁與聖何以異。子曰。仁可以通上下而言。聖名其極也。有人於此。一言一行仁矣。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者。必謂之聖。而亦可謂之仁。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或問敬。子曰。主一之謂敬。何謂一。子曰。無適之謂一。何以能見一而主之。子曰。齊莊整飭。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

子曰。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

子曰。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無不誠者。故曰誠者自成也。

或問中庸可擇乎。子曰。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奚爲而不擇。

子曰。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故孔子曰。吾衰也久矣。

子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識。指知識爲仁則不可。

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爲貴。若存若忘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

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不可。曰以敬直內。以義方外。謂之敬義者。猶曰行仁義云耳。何直之有。所謂直也者。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推而放諸四

海而準。

子曰。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遠是。無兩從之理。

子謂學者曰。夫道恢然而廣大。淵然而深奧。於何所用其力乎。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無忠信則無物。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不明於理。何幾之能見。

或問四端不言信。何也。子曰。有不信故言有信。譬之四方。其位已定。何不信之有。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斯不信矣。是故四端不言信。

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子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子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子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爲仁也。

子曰。敬則無間斷。文王之純如此。

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子曰。今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子曰。凡志於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

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於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遽哉。

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爾。

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子曰。無一亦無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二而已。

子曰。天以生爲道。

或問理義何以異。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形而上者。存於洒埽應對之間。理無小大故也。

子曰。理有盛衰。有消長。有盈益。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所尚。所以事天也。

子曰。理善莫過於中。中則無不正者。而正未必得中也。

或問仁。子曰。聖賢言仁多矣。會觀而體認之。其必有見矣。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愛。情也。仁。性也。仁者固

博愛。以博愛爲盡仁。則不可。

或問何謂忠。何謂恕。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恕也。

子曰。不偏之謂中。一物之不賅。一事之不爲。一息之不存。非中也。以中無偏故也。此道也。常而不可易。故

既曰中。又曰庸也。

或問商開丘之事信乎。子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

或曰。蹈水火白刃而無傷。巫師亦或能之。豈在誠乎。子曰。彼以邪心詭道爲之常。懷欺人之意。何誠之有。曰。然則其能者何也。子曰。西方有幻術焉。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皆幻也。巫師所能。迺其餘緒耳。

子曰。異端之說。雖小道必有可觀也。然其流必害。故不可以一言之中。一事之善。而兼取其大體也。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

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豈拂經之道哉。

或問信在四端。猶土王四季乎。子曰。信無在。無不在。在易則至理也。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

或問夫子曰。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中有二耶。子曰。非也。發而中節。是亦中也。對中而言之。則謂之和可也。以其發故也。

子謂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子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迺所當爲強私之也。

子曰。因人情而節文之者。禮也。行之而人情宜之者。義也。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乎。曰。雖無聞見。而聞見之理自存。汝於靜也何如。對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子曰。有是覺。則是動矣。曰。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靜而已乎。子曰。汝必從事於敬。以直內。則知而得之矣。曰。何以未發言中。子曰。敬而無失。所以中也。凡事物。皆有自然之中。若俟人爲布置。則不中矣。

子曰。或言方有內外。是有間矣。道無間。方無內外。

或問何謂時中。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蓋以事言之。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也。

或問外物宜惡諸。子曰。於道而無所見。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當有也。何惡之有。當無也。何絕之有。

子曰。理者。禮也。文也。禮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

子曰。昔聖人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惟能親親。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仁義盡人之道矣。

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

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

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矣。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其致一也。

子曰。有形皆器也。無形惟道。

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

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美惡在物。我無心焉。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

然物未嘗忘也。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

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乎。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故自

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

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爾。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

之也。

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

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久而成焉。意亡矣。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

已乎。子曰。敬以涵養也。集義然後爲有事也。知敬而不知集義。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

子曰。佛氏之道。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非道也。

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

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自見矣。

子曰。敬則虛靜。而虛靜非敬也。

子曰。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人此爲大。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子曰。仁孝之理。備於西銘之言。學者斯須不在是。卽與仁孝遠矣。

子曰。無不敬者。對越上帝之道也。

子曰。順理則無憂。

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今以無傳焉。

或問釋氏有事無礙。譬如鏡燈。包含萬象。無有窮盡也。此理有諸。子曰。佛氏善侈大其說也。今一言以蔽之曰。萬物一理耳。夫百氏諸子。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考其歸宿。則異乎聖人也。佛氏其辭皆善遁。

今卽其言而究之。則必曰。吾不爲是也。夫已出諸其口。載之於書矣。遁將何之。

子曰。佛之所謂世網者。聖人所謂秉彝也。盡去其秉彝。然後爲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秉彝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真。吾多見其喪天真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或問愛何以非仁。子曰。愛出於情。仁則性也。仁者無偏照。是必愛之。

子曰。謙者。治益之道。

子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子曰。道無體而義有方。

或問釋氏有言。下覺何如。子曰。何必浮屠氏。孟子言之矣。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者。知此事也。覺者。覺此理也。

或問變與化何別。王氏謂因形移易謂之變。離形頓革謂之化。疑其說之善也。子曰。非也。變未離其體也。化則舊迹盡亡。自然而已矣。故曰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子曰。盡己無歉爲忠。體物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

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子曰。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

之言。誇張閎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子曰。聖人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故其道平直而易行。佛氏厭苦棄捨。造作費力。皆非自然。故失之遠。

子曰。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事至則不能變。

子曰。中庸。天理也不極。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耳。非二致也。

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子曰。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情性之正。

子曰。一二而合爲三。三見則一二亡矣。離三而爲一二。一二見而三亡矣。方爲一二而求三。旣已成三。又求一二。是不知理。

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或過或不及。無非惡也。楊墨之類是也。

子曰。以氣明道。氣亦形而下者耳。

子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故曰動靜一源。

子曰。氣充則理正。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

或問何謂誠。何謂道乎。子曰。自性言之爲誠。自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

子曰。至顯莫如理。昔有人鼓琴而見螳螂捕蟬者。或人聞之。而曰。琴胡爲有殺聲也。夫殺在物。見在心。而聽者以聲知之。非至顯歟。

子曰。道不遠人。不可須臾離也。此特爲始學者言之耳。論道之極。無遠也。無近也。無可離。不可離也。

子曰。使萬物無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子曰。幾矣。雖然。人我之知。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呂大臨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也。大臨曰。所謂道也。性也。中也。和也。名雖不同。混之則一歟。子曰。中卽道也。汝以道出於中。是道之於中也。又爲一物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各有當也。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烏得混而一之乎。大臨曰。中卽性也。循性而行。無非道者。則由中而出。莫非道也。豈爲性中又有中哉。子曰。性道可以合一而言中。不可并性而一中也者。狀性與道之言也。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卽天地。方圓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非出於方圓矣。中不可謂之道。則道非出於中矣。中之爲義。自過與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性不可容聲而論也。率性之謂道。則無不中也。故稱中所以形容之也。大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赤子之心。至虛無倚。豈非中乎。此心所發。無往而不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所謂允執厥中也。子曰。赤子之心已發而未遠於中者也。而爾指爲中。是不明大本也。大臨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未有所知。其心固不同也。孟子所言。特取其純一無僞。可與聖人

同爾。非謂無毫髮之異也。無過不及之謂中。何從而知之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至虛不倚。純一無僞。以應萬物之變。何往而非禮義哉。故大臨以赤子之心爲中。而曰中者。道之所由出也。子曰。非謂無毫髮之異斯異矣。大本則無異。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求中之中。去中不亦遠乎。大臨曰。然則夫子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者。而未發之時。謂之無心可乎。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在人所見何如耳。論愈析微。則愈易差失。言之未瑩。則亦擇之未精耳。大臨曰。此則淺陋之臆也。敢不承教。

論學篇

子曰。識道以智爲先。入道以敬爲本。夫人測其心者。茫茫然也。將治心而不知其方者。寇賊然也。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故敬爲學之大要。

子曰。學必先知仁。知之矣。敬以存之而已。存而不失者。心本無懈。何事於防閑也。理義益明。何事於思索也。斯道也。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卽我之用也。萬物之體。卽我之體也。

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子曰。犯而校者。私己也。不校者。樂天也。或曰。然則無當報者乎。子曰。其有報也。亦循理而已。

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

蘇頌問修辭何以立誠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子曰世俗之言多失正如吳楚失之輕趙魏失之重既通乎衆盡正之而不得則君子去其甚者而已

子曰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子曰學者欲得正必以顏子爲準的

蘇頌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子曰講習而無益蓋未嘗有得耳治經

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子曰射法具而發不滿發不中未正內志耳

子曰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章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聖人之道矣

或問有反身而未誠者何子曰是視身之與誠猶二物也必以己合彼非能誠矣夫身既不誠則無樂矣

子謂劉安節曰善學者進德不有異於綴文者耶有德矣動無不利爲無不成何有不文若綴文之士不

專則不工專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乎呂大臨有言學如元凱未免成癖文似相如未免

類俳今之爲文者一意於詞章藻繪之美以悅人之耳目非俳優而何

子曰能守節善矣亦貴乎適中而已節而過中是謂苦節安能常且久耶